

疤面書生

上官雲飛 著

下



疤面书生

下

上官云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十六

田宏武已经知道了个大概，照理，这种事的确不容外人插手，但他直觉地感觉到胡一奇不是歹人，这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，因为他自己背了杀师兄的罪名，深知这种歹口莫辩的滋味。

胡一奇还不至邪恶到忍心残杀自身骨肉的程度，他只说当初离开她是不得已，没有说出理由，可能，他有难言之隐。

他正待不顾一切献身阻止这幕悲剧上演，情况又起了变化。

中年女尼扬起的手，又缓缓放落下来，冷冽地道：“我是人，而且现在是出家人，我不能与你一样，我曾经真心地爱过你，我下不了手，你……你自己……”

“字内狂客”喑哑地道：“可以，我可以自己了断，不过……我还想问一句话。”

中年女尼道：“你问吧！”

“字内狂客”的音调又激越起来。

“你说，你怀了身孕，生下的是男是女？”

中年女尼颤声道：“你既然决心以死赎罪，何必要问？”

“字内狂客”道：“我一生未娶，在死之前，我想知道，也好瞑目。”

中年女尼道：“好，告诉你，是个女的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女的，人呢？”

中年女尼挫了挫牙，道：“我含垢忍辱，抚养她到两岁，把她送给人为女，我出了家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声音已经哽咽了。

“宇内狂客”的眼帘模糊了，眼角渗出了大大的两粒泪珠，悲声道：“送给什么样的人家？”

中年女尼道：“不知道，是一位好心邻居抱去的，她走我也走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的泪水滚了下来，道：“你该查查她的下落的……”

中年女尼大声道：“我心里只有恨，什么也没有，她能出世，已属天幸，当年若非遇到救星，她已与我同归于尽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垂头默然了好半晌，才又抬头道：“算来……她该二十岁了，有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，私生女，要名字何用？”

“如何……能认出她呢？”

“胡一奇，你不是准备死了么，问这何用？”

“是的，对我……毫无意义，但我可以托人寻找，至少，让她知道父母是谁。”

“不必，她不知道最好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举目望着星空，怆声道：“是的，不知道也好，免得她终生痛苦。也许，她现在很快乐，也许，她已经嫁了。好，我以死赎罪，不过最后一句话，我没对你母子下毒手，当初……我是去赶一个死亡约会，所以……才不答应你的要求，怕连累你，你说有身孕，我以为是骗的我，结果……我没死，但在床上躺了三年，再找你……已经找不到了……”

说到后来，话声几已变成哭声。
中年女尼厉声道：“我不信，鬼话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信不信已经不关紧要了，我的身后事已经托付庙里老道，你不必再费事，只有临死请求，女儿是你亲生的，你去查查她的下落，我……来生再见！”

说完，举掌拍向天灵……

“慢着！”朗喝声中，田宏武飘身落院。

“宇内狂客”扬起的手掌，不期然地放了下来。

中年女尼栗声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暴喝道：“田宏武，老夫曾要你 不要 干预，你……”打了一个嗝，又道：“你想陷老夫于不义，死不瞑目？滚！”

田宏武不理他，朝中年女尼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晚辈田宏武，无意插手师太与胡前辈之间的事，只是有句话不吐不快，师太是皈依佛门的人了，为什么还勘不破这一关？”

中年女尼眸中射出两道凌芒，直照在田宏武面上，冷厉地道：“是胡一奇安排你在一旁的么？”

田宏武脸一热，道：“绝无此事，是晚辈好奇，同时也关心胡前辈，所以才不顾江湖规矩……”

中年女尼道：“那你马上离开！”

田宏武定了定心神，道：“佛家以慈为本，劝恶渡顽，难道……”

中年女尼激颤地道：“此因不了，贫尼无法证果。”

田宏武道：“以牙还牙，岂非有背佛家本旨？”

中年女尼大袖一挥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请便！”

田宏武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晚辈与胡前辈相交一场，该有朋

友之义，请师太说出令千金的可能下落，晚辈尽力寻找，至少能让胡前辈得以瞑目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的双眼睁大了，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

中年女尼沉思了许久，才黯然道：“好吧，登庵城外王家庄，有位卖豆腐的王大娘，人是她抱去的，少施主无妨去打听，记得那孩子背上有块半掌大的胎记，这是她的特征。”

田宏武点头道：“晚辈尽力查访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凄声道：“田少侠，老夫今生愧无以报了，如果找到小女，请千万别说今夜的事，如何说法……你去编个故事吧，老夫去了。”

说完，手掌飞快地拍向脑门。

田宏武早料到“宇内狂客”会来这一招，是以一直在留意中，“宇内狂客”举掌拍向脑门，他以同样快的动作，用剑鞘疾点他的臂弯。

“宇内狂客”的手，垂了下来，不由瞪眼暴吼道：“你这算什么意思？”

田宏武深深一想，得了个主意，冷冷道：“胡前辈，您枉为个老江湖，却这么无知，连生死都不会选择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激动地道：“你小子少放屁，谁要你伸手的，你……给我滚！”

田宏武淡淡地道：“如果是晚辈，决不会就这么结束生命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一条右臂已举不起来，急得跺脚道：“你别多事不成么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江湖人的命虽然不值钱，但也不能白白糟蹋。”

中年女尼寒声道：“什么叫白白糟蹋？”

田宏武冷沉地道：“据师太所说，当年曾遭人暗算，险些丧命，现场留下胡前辈的玉坠子，这可能是一个卑鄙的阴谋，如果不追查当年下手的人，胡前辈是白死，而凶手却逍遥世上，这不但是件憾事，而且是场悲剧。”

中年女尼道：“你能认定不是他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师太，衡情度理，您当年已怀了胡前辈的骨肉，虎毒不食儿，何况胡前辈不是那种穷凶恶极之辈，他能下手杀害自己的骨肉吗？他二十年来不娶，证明他不是薄情寡义的人，

当然，两位现在一个老了，一个出了家，付出的代价相当大，补牢已迟，可是追凶却未晚，是么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面上起了抽搐，这番话已经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，他并非完全想不到，只是在激烈的情绪淹没了理智的情况下，才没深想。

中年女尼的脸色也变了，目光偏向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你要我马上死，我决不踌躇。”

他这话谁也看得出是真心话，绝对不是故作姿态。

中年女尼低下了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田宏武接着道：“师太，晚辈保证胡前辈不是那种人。”

中年女尼抬头道：“你用什么保证？”

田宏武慨然道：“脑袋！如果将来证实胡前辈的确做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，他当然该死，晚辈的脑袋也一并奉上。”

中年女尼颤声道：“算数吗？”

田宏武道：“大丈夫一言九鼎，焉有不算数之理？请师太

示知修真的地方，以便将来事情有了眉目时，好作交代。”

中年女尼沉思了许久，才道：“伊阳宝鼎庵！”

她肯这么说，当然表示业已同意田宏武的作法。

田宏武深深一揖道：“敬谢师太宽厚慈悲。”

中年女尼眼角渗出了泪水，那份深沉的恨意，似乎已消失了大半。

“宇内狂客”长长叹了口气，幽幽地道：“玉芝，我负你太多，活着是件痛苦事，但为了不使女儿抱憾终生，不让凶手逍遥世上，我就多活些时日。”

中年女尼合什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但愿这不是个虚无的圈套，真的能了因结果。”

到此刻，她的神情才有点象个出家人。

大袖飘飘，中年女尼如巨鸟般越屋而去。

“宇内狂客”木然痴立，久久才哀声道：“我对不起她，一步之差，误了她终生，这是命运……”

田宏武伸指解了“宇内狂客”的穴道，诚形于色道：“前辈，到底当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摇摇头，显得很沉痛地道：“过去的，老夫不想再提了，终归一句话，命运！”

田宏武不舍地追问道：“她曾说前辈对她有恩，那是……”

“宇内狂客”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她父母当年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在返乡途中染上了时疫客死归途，我正好碰上，助她运灵还乡安葬，本来也就没事了，谁知道三年后我们又碰了头，她被人围攻，我又解了她的围，于是，唉，事情便发生了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老道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：“无量佛，惊喜没

事了，只可惜，冤枉花了口棺材钱。”

声落，人已走到跟前。

突地，一个极冷的声音接上口道：“一点也不可惜，你正用得着！”

那声音之冷，使人听了有一种在腊月天里被人塞上了一把雪在后颈子里的感觉，冷到骨头里。

老道象是中了风邪，一下子眼也直了，嘴也斜了，两腿弹起了三弦。

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？

“宇内狂客”拣起了拐杖，又恢复了平常佯狂不羁的神情，瞪起眼角道：“老道，你是犯了急惊风么？”

老道人在发抖，连声音也在发抖！

“是……是……他们……找来了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刚才那冰冷的话声，他当然不会没听见，他是故意不理。

老道惊怖地望着空处，答不上话来。

“嘿嘿嘿！”阴笑传处，那声音又道：“古亦明，找了你这七八年没影子，原来你当了老道，嘿嘿嘿嘿，你听说过有人能逃脱过制裁吗？死了也不能。”

老道只顾簌簌发抖，没有吭声。

“宇内狂客”高声道：“来的可是‘化身教’的朋友吗？”

田宏武不由心头一颤，他在南方时，曾听说过“化身教”这名称，关内尊四大堡，关外则是该教的天下，是一个十分邪门的江湖帮派，也等于是关外黑道盟主。

那冷得刺骨的声音道：“朋友，你说对了，但你也死定

了！”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生与死只差一口气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朋友现身吧！”

“本使者在此！”声音近在耳旁。

田宏武大吃一惊，把头望去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

只见一丈之外站着一个身高不满四尺的怪人，若不是那一部雪白胡须，一眼望去，还真象个童子，脑袋特别大，与身形完全不成比例，一对眸子，寒光熠熠，在暗夜中更加可怕得厉害。

老道象耗子见了猫，哆嗦成一团。

“宇内狂客”道：“阁下的尊号可是‘老童子’？”声音已经走了样，不象他原来的调门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又是一阵刺耳的阴笑，侏儒老人抬手道：“你这老小子还真有点见识，竟能道出本使者的大号。不过，格于规矩，你还是死定了。”

田宏武忍不住道：“这算是哪一门子的规矩？”

“老童子”道：“这是本教的准则，妄称本教之名者死！”

声音使人不寒而栗。

田宏武对“化身教”没有多少了解，所以也就不会惧怕，寒声道：“在下偏不信这个邪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，示意他不要鲁莽，但田宏武只作不知道，仍冷眼盯着这侏儒老人。

“老童子”冷极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你不必着急，稍待片刻碍不了你投胎的路程。”

说完，目光射向老道，厉声道：“古亦明，你知罪吗？”

老道躬了躬身，股票地道：“弟子知罪，望使者慈悲！”

看来老道当年是“化身教”弟子，难怪他怕成这个样子，一个使者，有这么大的权威吗？

“老童子”语意森森地道：“古亦明，你当知道叛教者是什么下场？”

老道全身一震：“望使者慈悲，给弟子一个痛快！”

“老童子”道：“可以，不过你要说出当年杀害本教龙使者，而后被你纵走的人是谁！”

老道努力一咬牙，道：“弟子不知他是谁。”

“老童子”目芒一闪：“放屁，你吃里扒外，私纵敌人，还敢支吾其词，你说是不是说？”

老道无助地望了“宇内狂客”一眼，栗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老童子阴声道：“很好，你会说的，当本使者点出‘法指’时你便会说的……”

老道打了一个哆嗦，退了三步，脸上一片死灰，语不成声地道：“求……求使者……不要……赏弟子一个痛快。”

何谓“法指”，是什么残酷的法指？想来是该教执法时专用的。

老童子扬起了宽短的袖子。

老道身躯连幌，似乎要瘫痪了，两条腿直向下弯，人矮了下去。

“宇内狂客”突地出声道：“慢着！”

老童子放落了手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咬着牙道：“当年应约与贵教龙使者约会的便是老夫！”

“老童子”一声怪笑道：“就是你，怪不得你们在一道，太好了，你运气不错，多活了二十年。”

田宏武突然明白了，当年“宇内狂客”不顾怀孕的爱人，而去赴死亡约会，原来就是这档子事。

那叫“了因”的中年尼姑刚走，对方便找上门了，二十年前的事，会凑在一起，真象是三方约好了似的。

“老童子”上下打量了“宇内狂客”一阵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胡一奇！”

“什么门派”

“天地为户，四海为家，无门无派！”

“哼！本使者问你，凭你这种角色，当年如何杀害龙使者的？”

“宇内狂客”深深一想，道：“阁下能放过老道，老夫便告诉你阁下，老道本无辜，是老夫迫他上路的。”

“老童子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你想一人承担么？办不到，古亦明叛教有据，非接受教规制裁不可，就算当年他是被迫，照规矩他该当场自杀了，或事后回报。但他没有，居然当起老道，企图偷生，罪在不赦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眼睛一瞪，突地向田宏武道：“田少侠，没有你的事，犯不着陪死，快走吧！”

“老童子”道：“没人能活着离开。”

田宏武冷极地哼了一声：“在下根本没打算走，庙里有口棺材，免费奉送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栗吼道：“田宏武，你不走，老夫死了也恨你！”

说完抡起拐杖，劈向“老童子”。

“蓬！”地一声，重逾千斤的一杖，结结实实击中“老童子”的肩背。

“老童子”矮短的身子只微微一幌，毫然无损，而“宇内狂客”的拐杖却反弹开去了。

田宏武不由大惊失色，这是什么功力，难道这“老童子”是铁打铜铸的？这一杖就是鬼顽石也该砸碎了。

他出手的目的，是要田宏武认清事实而赶快离开。

“老童子”狞声道：“姓胡的，你以这种手段激本使者出手，让你死个痛快吗？没有的事，那太便宜你了，本使者把你留在最后慢慢消磨。”

“宇内狂客”又是呼地一杖横劈过去。

“老童子”挥臂一格，“篷！”地一声，拐杖又告荡开，他那份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似乎根本就不把“宇内狂客”当回事。

田宏武大感困惑，“化身教”的使者，不用说功力都差不多上下，照这情形看来，当年宇内狂客是如何杀了龙使者的？

肉臂挡杖，未免太骇人了。

一名使者有这样的身手，那教主的功力岂非更加不可思议？

老道的惧怯有其理由，宇内狂客如此，他当然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。

老童子凌厉的目芒扫向老道，冷森森地道：“古亦明，你既已求了情，本使者最是心软不过，就让你死个痛快，现在你先死，快，别待本使者改变主意！”

他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，还说心软，武林中多几个这样心软的人，非步入末日不可。

老道果然连犹豫都不敢，右手并指，戳向自己的胸前

“中堂”死穴。

田宏武暴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田宏武双目尽赤，但他也感到奇怪，老道的手指似乎还不够上部位，为什么会栽下去呢？

“字内狂客”狂呼道：“老道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田宏武剑交左手，右手霍地拔出剑来，左手捏住剑鞘，全剑出鞘，显示他已准备作破釜沉舟的一击，“追魂三式”中的最末一式“飞瀑流丹”他还没有真正用过，现在他要施展了。

如果这一式制服不了对方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

他陡地迫前两步，道：“现在该轮到在下了？”

老童子手抚雪白的长须，冷冷地道：“娃儿，你性子很急，但本使者却要你慢慢地死。……噢！”

这一声“噢”，众人才发现场地中忽然多了一个人，竟不知是他如何现身的。

来人穿着灰色长衫，额角上长着一个肉瘤，夜暗中似乎只看到那一双夜猫子似的眼睛。

田宏武几乎脱口叫出声来。

“老童子”一仰首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影子人！”

“什么人？影子人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是找死来的么？”

“区区还不死，很多事情没办法呢！”

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

影子人用手一指田宏武道：“老相识，来和他说几句诀别

的话。”

老童子道：“有意思，你既然赶上了，把你排在第三名，要说什么快说吧！”

影子人好整以暇地向田宏武道：“田老弟，你看过刑场上刽子手砍头事没有？”

没头没脑的一句怪话，使田宏武大是错愕，一时为之瞠目结舌。

影子人再次道：“我问你看过刽子手砍头事没有？”

田宏武还是不明白影子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茫然应道：“小时候曾经看过！”

影子人颌首道：“很好，现在回答我两个问题，第一，砍头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？”

这问题太怪了，简直无从回答，田宏武想了想，期期地应道：“锋利的钢刀！”他是随口回答的，根本没有把握。

意外地，影子人大声道：“答对了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第二个要件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田宏武愣愣地望着影子人，心里在回忆小时候看过的行刑场面，记得围观的人在谈论某某刽子手老炼，行刑干净利落，一刀人头落地，某某人是新手，一刀砍不对部位，受刑的人狂喊救命。想到这里，灵机一动，道：“第二个要件应该是刀落正确部位……”

字内狂客似乎领悟过来了，插口道：“对了，打蛇得打在七寸上。”

田宏武有些明白了，这是暗示他对付老童子必须一击奏功。

老童子是何等老辣的人物，话说得这么明显，也岂有听不出来的道理，只是他自视高大，完全不把眼前人当一回事，口里怪笑了一声，不屑至极地道：“话说完了么，现在按次序领死！”

影子人突地自腰解下长剑，连鞘递与田宏武道：“物归原主，把剑换过来！”

田宏武愕然道：“这……”

他迷惘极了，影子人每一句话都那么怪。

宇内狂客急声道：“田少侠，还犹豫什么，换呀！”

田宏武料想内中必有道理，于是把剑与影子人交换。

剑过接过手，老童子业已伸手抓住，这一抓之势，诡辣到极致，分明见爪影临身。但却使人避无可避，接架无从，似乎除了让他抓之外，再也没有旁的路可走。

高手交织，是一丝一毫也不能犹豫的，否则生死立见。

田宏武不退变势，只好以连鞘剑在身前划了一个圆，这是师父剑法中最玄奥的一招守式，任何部位角度，都封闭得十分完密。

但老童子的功力委实太高了，他抓出之势不变，插入圆中，“咔！”地一声，连鞘剑切入他的手臂，如切败革，剑被反弹而起，田宏武心头一颤，老童子一翻腕抓住了剑抓，另一只手倏然拍出。

这奇诡的打法，实在骇人听闻。

田宏武如果松手，剑便到了别人手里，如果不放，这一掌他可能承受不起。

这些动作连起来，只不过是一瞬，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。

田宏武急中生智，快得象是出自本能，握剑的手出中指一按卡簧，这一着，是老童子意料不到的，他抓得很紧，这陡然一松，使他心意一浮，拍出的手掌便连带受了影响。

田宏武按下卡簧的同时，身形闪电般向后倒弹。

老童子掌已吐劲，虽未击实，但力道仍相当骇人，田宏武双脚弹离地面，劲势已到，如风送落叶，飘到了丈外才告稳当。

现在，剑鞘在老童子手里，长剑却捏在田宏武手中。

这险之极险的一个照面，使宇内狂客惊呼出了声。

老童子扔去剑鞘，怒哼了一声道：“好滑溜的小子！”

一个弹步，又追到田宏武身前。

宇内狂客横起了拐杖，他想助田宏武一臂。

影子人一扬手道：“别动，看他们的！”

田宏武这一缓势，业已完成了准备，他不再等待了，长剑闪电划出，他用的是“追魂三式”中的第三式“飞瀑流丹。”

这是第一次以这招对敌。

只那么电光石火似的一闪，场面便静止了。

老童子矮矮的身形幌了两幌，厉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小子，到底……”

影子人接口道：“追魂剑！”

老童子跟着说了一声：“追魂剑”，大头摆了两摆，“砰！”然栽了下去，血，从前身各处冒了出来。

只一刹那，便成了一个血人，他再也不动了。

宇内狂客长长吐了口气，骇异至极地瞪着田宏武。

田宏武也呆了，他初次领略这一招“飞瀑流丹”的威